

— Out of Control —

程序失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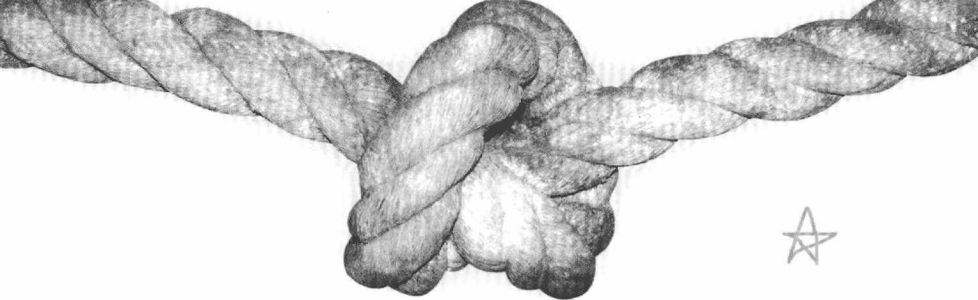


丸丸



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Out of Control —

程序失控



丸丸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程序失控 / 丸丸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360-5787-6

I. 程… II. 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363 号

策划编辑: 张 瑛
责任编辑: 张 瑛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杨亚丽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5.625 1 插页

字 数 125,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一章 似前言，若结局

Page 001—004



第二章 玩，失踪

Page 005—018



第三章 兜兜转转

Page 019—038



第四章 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欺欺人……

Page 039—054



第五章 跳楼

Page 055—070



第六章 开花了，开花了

Page 071—088



第七章 仙境

Page 089—112



第八章 意料之外的情理，情理之内的意料

Page 113—132



第九章 摘掉罢了

Page 133—150




第十章 归路，一滩鸥鹭

Page 151—170



第十一章 似结局，若前言

Page 171—176



第一章

似前言，若结局

一副切乱的牌，
在这堆绚丽的骗局里只有魔术师

趁着电视节目没有开始，我抓起干硬的浴巾走进浴室。为了赶在节目开始以前洗完，我的动作迅速得狼狈。空气连续蒸腾了几个星期，周身都萦绕着黏稠的热气。汗汁掺和着油脂味和盐腥味。汗蒸干了又渗出，刚渗出了又蒸干，水嫩光滑的肌肤结起一块块洁净的盐巴，将肌肤凝固住，有如一块块紧绷着的老朽的渔网，死死地张着。一层覆一层，笼盖过一浪又一浪的焦躁。

袜子还粘在脚趾上，我就紧忙着扭开水龙头。热水扑哧扑哧地溅出。我将热烘烘的袜子踢开则进入了水幕里。

温吞吞的水不咸不淡地萦绕在身上，这种不成气候的感官丝毫未能将神经彻醒。我将水温调得尽可能的热，全身即刻舒爽开来。混沌的热水从蟒蜕变成罩衫裹住了我。我将头也都退入水泉里。汗从大张的毛孔渗出，汇入水里。水幕将我与外面林林总总的形色屏蔽起来。眼帘被水冲下来了；鼻孔收录不住其余味道，唯有热腾腾的水汽，腥辣腥辣；耳膜被水流的咚咚萦绕着。我很乐意埋进这颗可爱的水胶囊里。忘却身边的空间，上帝彻头彻尾被我遗弃掉了。

顿滞了片时，正准备拧身抹洗发精，听到空中广播着一把霉烂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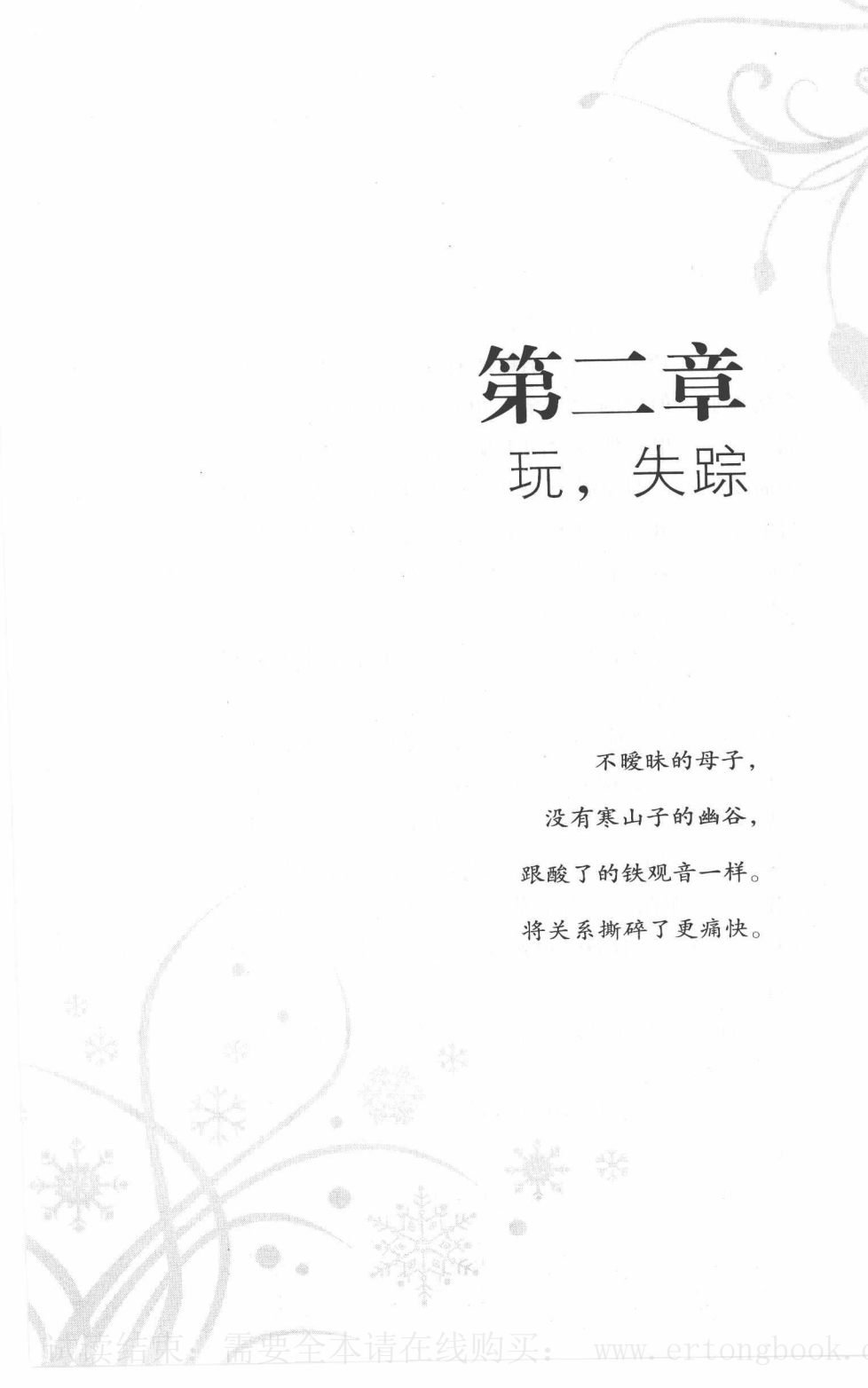
我有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位伟大的母亲为孩子铺道设路，可惜孩子因此出走了。吃水饮霜地避开母亲的追寻。



最后引退到一个牧场，披着厚重的绵羊皮，数月计日地削光景。

结局当然是约定俗成的美妙——外婆到牧场剪羊毛时巧合地找到孩子。孩子看着母亲的母亲思念着母亲。最后回到母亲身边快活幸福地成长。

但美丽被实体化以后，便丑陋得不堪入耳……



第二章

玩，失踪

不暧昧的母子，
没有寒山子的幽谷，
跟酸了的铁观音一样。
将关系撕碎了更痛快。

同样一个平淡的傍晚，一样在放学铃声前5分钟已经收拾妥当一切。铃声一响，结束所有学校部分的工作程序，启动其余的作业，但这的“其余”也只有和考拉的斗争。童年浸泡在黑暗、孤独里，那段时间大概也说不上是童年——绵羊也习惯不需要别人，即便渴望，也只是渴望罢了。因为他认为社会只给了他一个组织，而永远永远地欠下了他一个家庭。何等劣质的耻笑。绵羊不希望有多么精彩的社交活动，宁愿费上不可计数的金额买下成山的玩具。

组织的门口很大方地洞开着。绵羊很正常地发出了几秒迟疑的指令，很瞬时中止了。默然地大步走进去。里面的大部分发光的物件都将所有的能量彻头彻尾地收起来，绵羊的眼睛根本不能够适应这深程度的黑。洞开的门自发地关闭了。那个接近无声的动作比一声“嘭”更吓绵羊一跳。空间里原来还存有一处光源。根据长期生活在这里的经验可得知考拉的房间发出的光。闭上眼睛，顺着潜藏的因习惯形成的地图指示向考拉房间移动。路比平时通畅得诡异，是人为的无阻碍。被仔细地清洁过。

里面原有的陈设被撤走了。只有中间放着一把木椅。考拉正对门口坐着。

“是的。很不错。跟平时一样。是分毫不误的一样。很准时回来了。对吧？”

“嗯。大概吧。没事我先出去了。灯能开吗？”



“对，可以。就像是反对某个人一样，随心所欲去做吧。对不？”考拉认识到了可爱的绵羊不再受控，自己是委实可悲。势头无法扭转的地步可以将且理解成为——狂躁的卡车近乎彻头彻尾地失控，从在车里驾驶的考拉除了油门以外无法改变了卡车状态。面临着位于悬崖边上的发夹弯。除了奇迹般去扭转方向以外，唯有连人带车跃山而下、脱路而飞。较之以中高速等死，莫过于由自己死死踩紧油门。加速与车牵连性的死亡。

“对。那样我也就随心所欲回房间去了，这您是允许的？没事我先走了。”“不（尖叫），我有事找你。”

“请控制您的情绪，这样我觉得不太好，对您身体、我的感受都不良。有事请说。”

“啊，谢谢你提醒。对的，失控了不好的，失控了就会叛逆对吧？哈哈。对的……是这样没有错的，对吧？”

“大概吧。我看我还是先回房间了。”

“不。没关系的。再留一下吧。是这样没有错的。我是你母亲，对吧？是的，是你母亲。这样子理解没错吧？就我认为你也有当我是你母亲吧？是这样没有错，是吧？哈哈。你有这样想过吧？”

“您需要休息了。情况稳定抑或变化，拿不定。可能在变了。您好好休息，别想这个了。”

“不！我猜想对了。你要反我！你要彻头彻尾推倒你的母亲这样子没有错吧？你已经失控了。母子关系也想切断是吧？对，你心肠不好。你也没当我是你母亲了吧？这样子不好知道吗我亲爱的小羊羔！不好啊！你母亲不会出错误的，了解？你有必要完全地接受我所有的一切指令。明白？回来吧，好吗？”

“不是这样的母亲，一切都很好。是的，一切会很好。会

变得很不错。我也许是累了，请批准我回房间去吧。有什么往后再说吧。”

“小子！我不再是风筝断线了还在地上死死抓住线团的那个蠢透天的操控者了！我会是鸟，就算是多么渺小的鸟，也要果断地亲吻你这架失控狂颠的飞机。我们终将会并毁灭的，绵羊你要知道！”

“这些都是天晓得的事！母亲，照您的话那是要粉碎组织了。是的。往后也只好靠眼睛看下去了。一切不会变好的，考拉，你也要知道，你必须立刻知道！我真的回房了，门是开着关着你自已决定，需要的话我还会帮你带上。”

“你出去吧。你看着自己怎么被结束吧，孩子，我的孩子。是的，你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才很光荣被我了结，对吧孩子？再见了，暂时再见了绵羊。”

绵羊现在是在怎样的境地？很混乱。因为是第一次如此完整彻底地脱离考拉，可以说是从考拉上分离出来。不免有十分强烈的不知所措。慌张得非常！这以前根本就是在考拉铺陈的路上搭便车，没有自己走过的痕迹，一直无趣地、顺利地活着，等同用直尺在白纸上拉直线。往后只有从一路空白的个人专属记忆规划。就正如学走路，走不出漂亮的姿势，也是老老实实地在地上踩下了一个自己的脚印，是真实的。就正如学说话，说不出标准的字音，也是支支吾吾地发出自己的声，很确切地使动肌肉去振动声带。

绵羊抓起大毛巾走进浴室。衣袜整整齐齐穿戴着就开着莲蓬头对着冲。劣质的校服饱足地吸上水，沉沉地粘附在绵羊身上，带来很弱弱的寒意。加上恐惧的原委，结起全身疙瘩。热水按照程序进行，开始穿透衣裤，进入里内。寒凉被热水冲开



的一刹那，大概是为了适应温度快速的变化，打了一个幅度较大的冷颤。是一个很幸福的动作，恐惧也随之被抖掉了。随着不断幸福地升温，人慢慢地清醒、冷静下来了。疲倦、幽然等不良情绪比做很为松动的方糖的话，被放进美好的热巧克力里面，很迅速且轻易的溶化了。

安宁结束了，知道吗绵羊？你方才告知考拉你的计划了。战争开始了。绵羊不能再是孩子了，没有母羊保护，必须提前独立的羔羊。睁开你那双愚钝惶忪的小眼睛吧绵羊！开始看好四周飞来的刀子，你得开始用自己的腿走路了。就算你的母亲有何等强硬、舒服的育儿袋，那也不再属于你了，你自己选择了提早离开。

艰难地除去沉重的湿衣物，用毛巾仔细地擦干身体每块地方。平时干硬的头发染上足够的水分，聚成一束一束的垂下，多余的水珠利用重力往下游走，也够影响视力的。

离开热气腾腾的浴室，走向自己房间。组织里其余部分还在无光状态，考拉的房间的灯也熄了。除了绵羊行走时与地板擦出的咯吱咯吱声以外，那种丰腴的沉静足够产生压穿耳膜的反作用力，过分的安静使耳鸣得委实厉害！考拉出门了？洗澡的时候考拉是否部署了什么了？

绵羊随手丢开毛巾，带水的毛巾落地像屁股着地那样充满质感，让人很踏实的。找了一条最富弹性且贴身的小号内裤手忙脚乱地穿上，大致地调整以包裹住的两团肉和阳具以后，开始进行伪装作业——用衣服、多余的袜子大概地在床上摆了个人的立体模样，最后用大棉被盖于其上，完毕了。

拉开瞳孔直径大小的门缝往外看，房外还是方才的纯黑，仍旧是高密度的寂静。考拉出门了？无从考究。还是抓紧时间

做自己的事吧。

重新锁上门，往书包里放了两套替换的衣服，放了多次使用的塑料雨衣，放了笔和小型记事本，外加村上春树的《地下铁事件》。希望有足够时间在逃之时（绵羊预计在组织里已经不能逗留几许）也带上背包。换上新的校服（学校大概是个较理想的容身所，考拉在学校也做不了什么），口袋里装着还算可观的现金，手机（多数用不上，但也带着，想必有用）。这下子应该能应付出逃这一类的突发。

完成一系列的准备以后，绵羊藏进了衣柜里，是个皇帝尺寸的衣柜。起初绵羊打算彻夜不眠，站着以处于最佳防卫状态。但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许很短，只是意识上很久，表述不好），身体各方面机能无阻碍地下滑。绵羊许多系统被迫中止。背靠着柜壁，顺势滑落下去。蜷缩在角落。脑袋的浆液十分浑浊，不安地翻腾。接下来只好一直迷糊地继续自我保护。

一系列噪声惊醒了绵羊，但眼帘仍半挂着，思维是一塌糊涂的天昏地暗。在缝里看到，房间的门被完完整整卸下来，是毫发无损的那样子。绵羊被这样夸张的光景击倒了，从昏睡状态中抽离，进入恐惧的领域，四肢僵直得很。绵羊奋力将魂冷静下来，因为更可怕的事开始了。凝神定睛一看，两个黑影在房里进行了作业——是考拉，考拉和谁一起？不！不会！是考拉和考拉在进行作业。一个考拉正操着钢锯往床上砍了一通。金属片打在厚厚的棉花及布料上，发出短促的声响，如同加有消声器的手枪发了一炮的声音。铁齿撕裂布帛的声音如怨妇啜泣。想必羽毛、棉花四处散落，也许也蒙蔽了正在工作的考拉的眼睛。想必是周遭的狼狈，多么不堪。绵羊正为猜对了考拉



的招术而暗自兴奋时，蓦然地发现另一个考拉已经移动到了衣柜前。心慌得跳到口腔，幸亏嘴紧闭着才没至于跳了出来的程度。门并没有被打开，柜里的光线暗了许多。绵羊要去缝里观察情况，他顿悟了。门是不会被打开了，衣柜每一条细缝都被布堵住了，考拉是要在衣柜里解决了自己！是的，她早猜到了绵羊在衣柜。她不仅从身体上毁灭了绵羊，更要在精神上彻头彻尾进行杀害。心安静下来了。吞回胸腔里稳稳挂着。战争结束了？考拉最后用胶带严严实实地封住。胶带撕出的声响是考拉最真实的笑声，也是哭喊。最后一项作业——考拉将两块木板“X”型地钉死在柜门上，安全保险地将绵羊困于柜里。单凭锤头敲击铁钉的声音就感受到那种极端的恨、疯狂。高分贝的嘶叫将绵羊刚安定下的心再次撼动起来，全身上下的力量被干净地抽掉，不带实感的汗不受控地渗出。声音响得越来越狠，绵羊的心被镂空了一大洞。

天亮了吗？还是说过了一个周期了？抑或是过了几天了？

幸好平时绵羊吃的少、喝的也不多。事实是时针已经划过了将近6个小时了。干坐着能量大概流失也不大，没有一许饥饿感或是喝水的欲望。只是肺叶换气越来越艰难了。氧的含量少得可怜，那种可怜的程度大概可以这样去想象——能真切地感受到每一粒分子在血液里替换。任意一个部位稍活动一下都耗掉珍贵的氧，每一个动作都缓慢极，整个人都沉得十分。眼睛所能接受到的只有黑颜色，非常的厌倦。视感被压抑得退化、迟钝。睁开眼和闭上眼是同一回事。但绵羊知道不能关闭眼帘，一旦合上是否能再次打开是说不准的。两片肺叶也许开始坏死了，总之情况委实严重。像一条病重的流浪犬，拖着饥肠在找废骨头，希望有足够运气在骨头上刮下一丝丝腐肉，对